

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五十七

宋 呂祖謙 編

奏疏

論呂惠卿

蘇轍

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貨幣崇長犴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盧杞妬賢嫉能

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斂使天下相率叛上至於流播德宗覺悟逐杞而後社稷復存益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終必為患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吕惠卿懷張湯之辯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為腹心安石山野之人彊很傲誕其於吏事冥無所知惠卿指擿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

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惶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為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説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為館殿攝行内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偽辯以難琦説仍為安石畫刼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杜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劄殆遍

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箠交下紙筆翔貴小民怨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戶流移雖上等富家有驅領車牛懷挾金銀流入襄鄧者㳂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原其害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汚公卿不止如此獨頼先帝天姿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既而惠卿自以贓罪被黜於是力陳邊

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為患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領大衆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還延而歸糜費資糧棄捐戈甲以巨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畔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内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

宸極循致不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為梗及其移
領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蘆吴堡兩寨生地扼以重兵方
敢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扼
収刈所得率皆秕稗雨中収穫即時腐爛惠卿張皇其
数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罷饋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
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
二雖復肆諸市朝不為過矣若其私行嶮薄非人所為
閭閻下賤有不食其餘者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

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為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為讐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梔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即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買田産使舅鄭膺請奪民田使僧文捷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鞫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

石相與為姦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日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肝肺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問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抉擿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曾不愧耻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已必取仁於

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麑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徇君也而推其忍則至於弒君樂布惟不廢彭城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惟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為名臣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背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

勢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姦雄駕御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令朝廷選用忠信惟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譬如薰蕕雜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況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蹇周輔朱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閒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姦邪至於鄧綰李定之徒微細必舉而不及惠卿者蓋

其凶悍猜忍如蝮蝎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愚惷寡慮以為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隱忍辜負朝廷是以不憚死亡獻此愚直伏乞陛下斷自聖意畧正典刑縱未以汙鈇鑕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

請分别邪正　　　　蘇轍

臣竊覩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羣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歛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

帖然莫以為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揺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氷炭同處必至交爭薰蕕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内陽外陰内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内陰外陽内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無失其所不至憤恨無聊謀害君子則

泰卦之本意也昔東晉桓温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及温死謝安代之為政以三桓分涖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切謂謝安之於桓氏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内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寘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况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含養小人為自便之計既小人内有所主故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恕被罪有司懲前

之失凡在外臣僚例蒙摧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為待制而明堂薦達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褫職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為朝廷歛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為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禄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近者朝廷用鄧温伯為翰林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指為邪黨以謂小人必由此彚進臣常論温伯之為人粗有文藝無

他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順指如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國亦脂韋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遇流便轉緩急不可保信誠不為過也若謂其懷挾姦詐能首為亂階則甚矣叠臺諫之言溫伯則過至為朝廷遠慮則未為過也故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慎用左右之近臣無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為安意為善愈久帝愈無患矣臣不勝

區區博采公議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敦忠義勿謂不預改更之政輙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朝廷安矣

論省曹寺監法令繁密　　蘇頌

臣聞在昔帝王之發號出令也必因時而施宜視俗而興化時朴野則濟之以文俗雕偽則示之以質隨變所適使民宜之故能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質文損益百世可知也國家劃五季之弊續有唐之緒累聖創制或

革或因其道粲然於是大備仁宗皇帝以承平日久事多因循曠然有改作之志故開廣言路整緝治綱至于先皇帝遂大有為臺閣之務無所不舉然而事浸廣大法令益繁陛下臨御之初深知其故推原先言稍加裁損數年之間講明備至而法令之繁尚未盡革何以言之先皇帝改定官制本欲憲章百王歸於簡要而奉行之際羣臣不能究宣上旨各務便文字有未詳更復立法積久不已遂致滋章故今日之獘良由關防傷於太

密而畫一傷於太煩則難於通融盖省臺寺監萬務所萃置長立貳丞之以僚屬所以裁處事務助成至治也茍不任職每事立條事務日新欲以有司之文而盡天下之務雖使臯陶制法蕭何造律勢不能變況百司所職條目不同而一司之間又有細務或通於此而礙於彼故有求之人不能卒曉遂至紛爭或經臺省投牒披訴文移往復虛煩取會其可行者百無一二徒長奔競無益風教夫關防密則有可執文重疊問難小或違戾

遂格而不行使有求者抑塞而不舒妄訴者牽制而不斷近者陛下特軫宸衷將革其弊故丁酉詔書分命近臣抽索文案看詳點檢内有拘文害事不近人情者許并元條刪改詔意如此可謂察見事情大慰羣望然而行移彌月取索甚多比至定奪上省竟以有礙他條不能盡如詔書之意誠由關防太密之所致耳拘礙如此亦可以謂之弊矣誠能少損其文致而濟之以忠厚則三代循環之政亦不過此臣愚欲望聖慈特詔近臣遍

行取索應省曹寺監用見條制格式仍召集諸司官吏使之反復詰問看詳定違可删者删之可改者改之擇其要切者著為新令務從簡易使便於施用其餘令式所不能載者小事則從省曹長官專決大事則稟於朝廷簿書期會悉付衆僚催督結絶若官司措置失當及徇私廢公致有赴訴並委臺察糾案如得實狀其當職官吏次第書罰有涉欺妄亦行懲責如此則臺閣規模有宏遠之致朝廷法度循簡易之規矣

論人才

劉摯

臣竊以為治之道唯知人為難蓋善惡者君子小人之分其實義利而已然君子為善非有心於善而惟義所在小人為惡頗能依真以售其偽而欲與善者淆故善與惡雖為君子小人之辨而常至於不明世之人徒見其須臾而不能覆其久也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可以得志此不可不察也恭惟陛下承百年太平履大有為之會寤寐人物不次而用至於今日未見卓有功狀

可以補國利民仰稱詔旨而中外頗有疑焉者此何謂也豈所以用之者或未能盡得其人歟臣且以將命出使者言之其規畫法度始皆受之於朝廷也一至於外則大異矣興利於無可興革故於不可革州縣承望奔命不暇官不得守其職業農不得安其田畝以掊削民財為功以興起犴獄為材陛下振乏均役之意變而為聚歛之事陛下興農除害之法變而為煩擾之令守令不敢主民生靈無所赴愬臣以謂此等非必皆其才之

罪特其心之所向者不在乎義而已賞之志每在事先公之心每在私後故顛倒繆戾久無所在其能少知治體有愛君之心出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是故今天下有二人之論有安常習故樂於無事之論有變古更法喜於敢為之論二論各立一彼一此時以此為進退則人以此為去就臣嘗求二者之意葢皆有所非樂無事者以為守祖宗成法獨可以因人所利據舊而補其偏以馴致於治此其所得也至眛者則苟簡怠惰

便私膠習而不知變通之權此其所失也喜有為者以謂法斕道窮不大變化則不足以通物而成務此其所是也至鑿者則作聰明棄理任智輕肆獨用強民以從事此其所非也彼以此為亂常此以彼為流俗畏義者以並進為可耻嗜利者以守道為無能二勢如此士無歸趨臣謂此風不可浸長東漢黨錮有唐朋黨之事葢始於斯在易之象以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為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為否傳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書曰

皇建其有極又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記曰一道德以同俗又曰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今天下風俗可謂不同情志可謂未明矣臣願陛下虚心平聽黙觀萬事之變而有以一之其要在乎慎好惡任用而已爾前日意以為是者今求諸非前日意以為短者今取其長稍抑虚譁輕偽志近忘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慎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為之士抑高舉下品制齊量收合過與不及之俗使會通於大中之道

然後風俗一險阻平民知所向而忠義之士識上之所好惡無有偏陂莫不奮迅而願為之用則施設變化惟陛下號令而已臣謂方今之故無大於此惟陛下幸察

論分析助役　劉摯

臣昨日准聖旨批下司農曾布劄子為詰臣所言助役事尋已具分析奏聞去訖臣切以耳目之於人也事物過者必見必聞以赴其心而心必受之未有不信其耳目而反以其能視聽為疑者先王以言置官代天子耳

目內外相信無以異於一體之相爲用也其言雖直必容雖多必受則國家安治不然則反此故謗木諫鼓不設危亂之國鼎鑊斧鑕不在聖明之朝恭以陛下躬上聖之德好問樂善凡延見臣下雖賤官小吏必温恭和容以訪逮之此堯舜之盛也然至於臣等以職事爲言則使之分析者中外皆知非陛下意乃司農挾寵以護改作大臣設法以蔽聰明爾因事獻忠敢一言之今天下之勢陛下以謂安耶未安耶治耶未治耶苟以爲未

安未治也則以陛下之睿智言動起居躬蹈德禮夙夜厲精以親庶政而天下未至於安治者將誰致之陛下即位以來注意責成倚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為已任得君專政安石是也三二年開闔動搖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疑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謀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也則民勞而無功又淤田也

則費大而不效又省併州縣也則諸路莫不彊民以應

令又起東西府也則大困財力禁門之側斧斤不絕者

將一年而未已其財議也則商估市井屠販之人皆召

而登政事堂其征利也則下至於歷日而官自鬻之推

此而往不可究言古之賢人事君行道必馴致之有漸

持久而後成至於設施皆有次序今數十百事交舉並

作欲以歲月變化天下使者旁午牽合於州縣小人挾

附佐佑於中外至於輕用名器混淆賢否忠厚老成者

擯之為無能俠少獧辨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鑿民者謂之通變能附己者不次而進之曰吾方擢才不可招者為名而斥之曰吾方行法凡政府謀議所以措置經畫除用進退獨於一屬椽曽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乃在布後故奔走乞丐者布門如市雖然猶有繫國家之體而大於此者祖宗累朝之舊臣則鐫刻鄙棄去者殆盡國家百年之成法則刬除廢亂存者無幾陛下豈不怪天下所謂賢士大夫比

歲相引而去者凡幾人矣陛下亦當察此乎去舊臣則勢位無有軋已者而權可保也去異已者則凡要路皆可以用門下之人也去舊法則曰令所以制馭天下者是已之所為而陛下必將久任以聽其伸縮也嗟夫此事之實也其名則曰革敝而興治是以陛下樂聞其名而難察其實也夫賞罰號令乃陛下所以砥礪天下又鼓動四方以為勸信者今有人焉能舞公事以傾勲舊構大獄以遂官吏其事是耶乃其職耳何至超任以為

職司耶趙濟是也又有人焉以渭源田欺罔始既以此得罪而終復以此增秩王韶是也程防事漳水以興大役困一方而無成功趙子幾挾情以違法禁接吏以防民言則皆置而不問乃是賞反施於聖人之所當罰不及於王法之所當誅也畿邑之民以助役為訴也陛下聖旨令召情願東明知縣以不能禁民有訴而被劾也陛下聖旨止令劾擅升戶等之事二者皆獨斷之善政而中書皆格而不下此則陛下之號令不行也西師

無功而曰非朝廷之本謀天下但見給軍之費輦出於京師空名之誥馳下於西路又命一知制誥於將幕使專代天子之言報復號令絡繹於道苟以為非耶何不止之迨其事敗則曰非政府謀也損費緡錢以千萬計秦晉人之肝腦塗地産軍旅之怨結夷狄之釁而不自請咎乃致陛下發中詔以責躬抑徽號而不受忠義之士誰不痛心而疾首至如助役之法臣嘗言之矣其條制纖悉臣雖未能究見然臣大意終以謂使天下百姓

賦税貸責公私息利之外無故作法升進戶等使之槩出緡錢皆為人父母愛育養基本之所宜為者故臣謂之聚歛非妄言也陛下任遇輔臣如此其重而致主之術乃用此道是皆大臣之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今既顛謬乖錯敗亂綱紀知天下之不容懼宸衷之回悟以謂雖中外之士畏避無敢言者然其尚敢言者獨御史有職爾故又使司農熒惑天聽作為偏辭令臣等分析以摧沮風憲之體雖梗言路欲其憂惲苟容而

緘默或欲撩其危言從而擠逐不知忠臣節士雖戮辱不懼所以盡事君子之義耳今羌夷之欵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疲潰未瘳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困財力縣官匱竭聖君恭勤思治萬方之所知而在輔弼者方欲蔽天聰明使下情不得而上達其何心耶臣願陛下思祖宗基業之艱難念天下生靈之愁苦少回聖慮収還威柄深恐異時專權肆志將有陛下所不能堪者則必至於虧失君臣之恩是今日養之適所以害之

也若夫馮京王珪同列預政皆依違自固不扶顛危雖
心悟其罪而無所捄正己之進退又媕婀而不決皆非
所謂輔臣之體臣四海之内孤立獨進陛下過聽任以
風憲嘗切思之近歲臺諫官罍以言事罷免豈其言皆
無補於事歟豈皆顧為訐激險直之語以自為名而絜
去歟嘗以謂欲言政府之事者其譬如治湍瀑之水可
以循理而漸道之不可以隄防激鬬而發其怒不惟難
攻亦為患滋大故臣自就職以來切慕君子之中道欲

其言直而不違於理辭順而不屈其志庶幾愚忠少悟天聽而亦不敢婞然如淺丈夫以一言一事輕決去就致聖朝數數逐去言事者而無所裨補思以上全國體而下亦庶幾能久其職業而成功名兩月之間纔十餘疏其言及助法者止三疏耳當天下多事之時而臣言簡緩又不足以感悟則其負陛下已多矣不意大臣之怒以至如此令臣等分析分析之事前代無之祖宗無之近年以來乃為此法以摧言者之氣方陛下孜孜聽

治喜於納諫而大臣所為則不得正目而視此所以發臣之狂而不能默也伏願陛下深察事物之變用靖之治以休生民有所措置以大小緩急為先後之序以義利經權為本末之辨自兹凡有獻替於陛下者乞有以誘掖獎厲之罷分析之命以尊嚴朝廷而養多士敢言之氣臣不勝惓惓憤懣愛君待罪之心

請重修太學條制　劉摯

臣竊以學校之制生於教育人才非行法之地也羣賢

衆聚師而齊之則誠不可以無法然而法之為學校設者宜有禮義存焉也往歲太學屢起大獄其事一出於誣枉於是有司緣此造為法禁煩苛凝密士之學其間者轉身舉足輙蹈憲網束濕愈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疑貳求於苟免先王之意禮義科旨逝已盡矣法有大可怪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但博士月廵所隷之齋而已謂如此則請問者對衆足以為證左以防私請以杜賄謝嗟夫學之政令豈

不大繆先王意哉私請賄謝如是真可以絶之乎而又
齋數不一不可以隨經分隸也故使之兼廵如周易博
士或廵治禮之齋禮學博士復廵治詩之齋往往所至
備禮請問相與揖諾至或不交一言而退昔之設學校
教養之法師生問對憤悱開發相與曲折反復諄諄善
誘葢其意不如是疎也其道不如是之簿也先王之於
天下遇人以長者君子之行而報乎上者斯有禮也遇
人以小人犬豕之道則彼將以小人犬豕自為而報乎

上者不能有義也况夫學校之間哉太學自置三舍之法寖寖至今未嘗應令成就一人豈真無人也主司懲前日之禍畏罪避謗士雖有豪傑拔萃之才誰敢題品以入物自任而置之上第哉則是先帝有興賢造士之美意而有司以法害之也臣愚欲望聖慈詳酌罷博士諸生不許相見之禁教誨請益聽其在學往還即私有干求饋受自依律勑仍乞先次施行外應太學見行條制委本監長貳與其屬看詳省其煩密太甚取其可行

便於今者有所增損著爲科條上禮部再行詳定上之

三省以聽聖斷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五十八 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五十八

宋　呂祖謙　編

奏疏

請修勑令

劉摯

臣竊以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制法其意使人易避而難犯故至簡至直而足以盡天下之理後世制法唯恐有罪者之或失也故多張綱目而民於是無所措其

手足矣世輕世重唯聖人為能變通之祖宗之初法令至約而行之可久其後大較不過十年一變法豈天下之大民物之衆事日益滋則法不可以不密歟臣竊以謂非事多而後法密也殆法繁而後姦生也神宗皇帝達因革之妙慎重憲禁元豐中命有司編修勑令凡舊載於勑者多移之於令蓋違勑之法重違令之罪輕此足以見神宗皇帝仁厚之德哀矜萬方欲寛斯人之所犯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主德推廣其間乃增

多條目離析舊制用一言之偏而立一法因一事之變而生一條其意煩苛其文晦隱不足以該萬物之理達天下之情行之幾時葢已屢變今所謂續降者每半年一頒每次不減數帙矣夫法者天下之至公也造之而不能通故行之而不能久其理然也又續降多不顯言其所衝改故官司州縣承用從事參差抵捂本末不應非所謂講若畫一通天下之志者也臣愚以謂宜有所加損潤澤之去其繁密合其離散要在簡易明白使民

有避而知所謂遷善遠罪之意伏望聖慈酌時之宜完法之用選擇儒臣一二有經術明于治體練達民政者將慶歷嘉祐以來舊勑與新勑參照去取略行删正以成一代之典施之無窮

論監司　　劉摯

臣自待罪風憲屢曾以天下監司為言乞澄汰選擇誠以朝廷政令使監司得其人則推行布宣可以諭上指而究恵澤茍非其人則所謂徒善而已終於民不得被

其利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以名實為事行總覈之政而下乃為刻急淺迫之行朝廷以教化為意行寛厚之政而下乃為舒緩苟簡之事皆習俗懷利迎意而作故所為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雖因革之政有殊而觀望之俗故在但所迎之意有不同耳其為患一也昨差役之法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量可否不校利害一概定差騷動一路者朝廷察其意固已黜之矣推此以觀人情大約類此且天下之事散在諸路總

制于監司其大者治財賦察官吏平獄訟考疾苦苟使者皆務為和緩寛縱苟于安靜則事之委靡不振世之受獘不勝言也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其非法掊斂意在市進虐民甚者亦非欲使之漫然不省其職廢所宜治之事謂之寛厚也昧者不達故矯枉或過其正臣謂此俗不可滋長須要大為之禁伏乞聖慈詔執事申立監司考績之制以常賦之登耗郡縣之勤惰刑獄之當否民俗之休戚為之殿最每歳終以詔誅賞仍自今歳

始馬庶幾有所隱括裁制之使循良者不入于弛肅給者不入于薄然後上副聖明制治用中之意夫察時之寛猛緩急觀俗之過與不及而張弛其政正今日事也取進止

論王中正李憲宋用臣石得一　劉摯

臣切以陛下臨御以來運動政機以時弛張述成先帝制法立法之意使光昭于天下利興害除四方鼓舞至于清明朝廷分別邪正斥遠姦佞鋤去疆梗皆妙慮神

斷優游閒暇不出于喜怒不見于言色而天下之善惡已辨是非已正矣何其盛歟然于此時臣切怪天地之和氣尚或未應忠臣義士之論尚或未平此其故何也臣嘗究之葢天下之元惡猶有稽誅天下之大姦猶有漏網而國法猶有未正此中外所以猶未厭也國之失政莫大于使姦惡幸而免今論其大者則前日之四三宦是也臣待罪風憲雖知觸權幸言出而患入然臣有言責貪報恩遇則何卹乎身之危哉謹為陛下言之王

中正元豐四年將王師二十萬由河東入界計其隨軍賫運役兵民夫通數十百萬衆矣中正徘徊于境上殆半月而後翺翔乎疆外頓沙漠而不進公違詔書不赴興靈會師之約天寒大雪士卒饑凍坐使物故十之七八古之將帥固有無功而還者猶然當保完師旅歸報于國今精兵勁騎一無所施自取狼狽死亡殆盡按之軍法宜即顯誅中正略不自劾請罪而先帝以天地之量無所譴何又遣使賜予問勞然後中正徐徐求閑局

厚俸自佚而去此國法未正者一也李憲之于熙河貪功生事一出欺罔朝廷之威福柄令持于其手官吏之廢置用舍出于其口監司帥守而下事憲也如父兄而憲之頤指氣役之也如奴隷縣官財用聽其取與內之府庫金帛轉輸萬里外之生靈膏血漁歛百端傾之于憲如委諸壑出没吞吐神鬼莫見而一切不會于有司興靈之役憲首違戒約避會師之期乃頓兵以城蘭州遺患今日及永樂之圍憲又逗遛不急赴援使數十萬

衆肝腦塗地罪盈惡貫不失于總兵一路此國法不正者二也宋用臣奮其私智以事誅求權奪小民衣食之路瑣細毫末無所不為使盛朝之政幾甚于獘唐除陌間架揭地之事傷汙國體不卹怨讟其出入將命捷若風火務以巧中取悅事無不諧動畫密旨故擅作威福侵凌官司冒昧貨財更無按籍都城為之憔悴商旅所以不行瘡痍盡害至今棼然而莫能理然亦不失享祿于善地此國法不正者三也石得一領皇城司夫皇城

司之有探邏也本欲知軍事之機密與夫人姦惡之隱匿者而得一以殘刻之資為羅織之事縱遣伺察者所在棊布張穽而設網家至而戶致以無為有以虛為實上之朝士大夫下之富家小人飛語朝上而暮入于狴犴矣有司無古人持平守正之心以謂是詔獄也成之則有功反之則有罪故凌辱箠訊慘毒備至無所求而不得無所問而不承被其陰害不可勝數于是上下之人其情惴惴朝夕不敢自保而相顧以目者殆十年皆

得一發之令不失厚俸安坐此國法不正者四也是四人者權勢鋒焰震灼中外毒流于民怨歸于國宰相執政知而不以告于上諫官御史懼而不敢論其非幸而出于聖人在上之時以先帝神武英氣鎮壓其姦不然其為禍患豈不若漢唐之宦官哉以堯之聖不免四凶之在朝至舜起而後誅投之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然先帝未及肆其誅于市朝而以遺陛下陛下所宜以舜之事自任令閱歲時尚不聞以典刑詔有司

臣未諭也伏乞聖慈以臣章付外議正四罪纂之天下而竄之以明國憲以服天下謹具彈劾以聞

論新法進流民圖　　鄭俠

臣伏覩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于今經春不雨麥苗焦枯黍粟麻豆粒不及種旬日來街市米價暴貴羣情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求升米草木魚鱉亦莫生遂蠻夷輕肆敢侮中國皆由中外之臣輔相陛下不以道以至于此臣切惟災患有可召

之道無可試之形其致之有漸而來如疾風暴雨不可復禦流血藉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而古今比比有之所貴于聖神者為其能圖患未然而轉禍為福者也方今之勢猶有可救臣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諸有司斂掠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天下萬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祉君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養愛黎庶甚于赤子故自即位以來一有利民便

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張而行陛下之心亦欲其人人壽富而躋之堯舜三代之盛耳夫豈區區充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衍彊大勝天下哉而中外之臣畧不推明陛下此心而乃肆其叨慣剝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坐視天民之死而不卹夫陛下所存如彼羣臣所為如此不知君臣際遇欲作何事徒只日超百資意指氣使而已乎臣又惟何世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君所以駕御之如何耳古之人在山林

畎畝不忘其君其芻蕘負販匹夫匹婦咸欲自盡以賛其上陛下之朝臺諫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百為不敢居是職者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不知時然耶陛下以使之然耶以為時然則堯舜在位便有夔契湯文在上便有伊吕以至漢唐之明君我祖宗之聖朝皆有大忠義大賢德之臣而在中外君臣之際共腹心手足然君唱于上臣和于下主發于内臣應于外而休嘉之德

下浸于昆虫草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欣慕而倣則之獨
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為心而羣臣所以應和之者如
此夫非時然抑陛下所以駕馭之道未審爾陛下以爵
禄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
夫得一飯于道傍則遑遑圖報而終身饜飽于其父則
不知德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食禄往往如此若臣所
聞則不然君臣之義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禄則憂其事
凡以移事父之孝而從事于此也若乃思慮不出其位

尸祝不越樽俎治庖人之事牛羊茁壯會計當各以其職而不相侵也至于邦國若否知無不言豈有君憂國危羣臣乃飽食饜觀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救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非我憂哉故知朝廷設官位有高下臣子事上忠無兩心與其得罪于有司孰與不忠于君父與其苟容于當世孰與得罪于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冒干萬重之天閽以告訴于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憂君國而下憂生民耳若臣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

足顧愛臣切聞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為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賣兒流離逃散斬桑伐棗拆壞廬舍而賣于城市輸官糴粟遑遑不給之狀為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績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明眼目已可咨嗟涕泣而況數千里之外有甚于此者哉其圖謹附狀投進如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慢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

言事之刑甘俟誅戮

論李憲

鄧潤甫

伏見朝廷以熙河路鬼章為寇遣內侍省押班李憲往以秦鳳熙河路計議措置邊事司為名中外之論皆為憲雖名計議措置邊事而軍前諸將皆受憲節制其實大帥然自詩書以降迄于秦漢魏周隋上下數千載間不聞有以中人為帥將者此其故何也勢有所不便也蓋有功則負恃驕恣陵轢公卿何所忌憚無功則挫損

國威愽笑四夷非細事也唐自睿宗以來未嘗以將帥屬中人至明皇承平日久志大事奢稍委近習會南安蠻渠梅叔鸞叛而楊思勉請行遂許之然猶以光楚客為大都護及覃行章亂黔中始以思勉為招討使雖有禽滅醜虜之功而唐之禍萌于此矣及代宗用魚朝恩拒史思明討僕固瑒而恃功闕命幾危社稷倚元載除之寒心者數月以程元振判闕帥行軍司馬權震天下元勲故老皆見斥逐洎犬戎闕侵集天下兵無隻輪入

闕者此皆已然之效也至害缺時王承宗叛以吐突承

璀為行營招討處置使諫官李鄘許孟容呂元膺段平

仲白居易等衆對延英謂若缺中人位大帥恐為四方

笑乃更為招討宣慰使而承璀卒以無功輕諜幣賦得

罪及後世區區踵其故迹而唐之禍有不可勝言者其

源蓋起于開元也今陛下更易百度未嘗以先王為法

而忽降詔命以中人為帥縉紳士大夫皆莫知所謂夫

以陛下之仁聖神武駕馭豪傑雖憲百輩臣等知其無

能為也然陛下獨不長念卻慮為萬世之計乎使後世沿襲故迹狃以為常進用中人掌握兵柄則天下之患又將有不可勝言者矣陛下其忍襲開元故迹而忘天下之患乎方今雖乏人然文武之士布滿中外豈無一人可以任陛下邊事憲出入近密荷國寵榮詔下之日大臣不敢言小臣不敢議臣等代匱憲府以言為職故敢盡其狂愚

代彭思永論濮王典禮

程頤

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奏章交上中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為陛下明辨其事竊以濮王之生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為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于屬為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于屬為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

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為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辯論而後見也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濮王是生聖躬曰伯則無以異于諸父稱王則不殊于臣列思有以尊大使絕其等倫如此而已此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乃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致陛

下于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典禮閞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為陛下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禮使濮王與諸父㬪等無有殊别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為所生之父至尊至大雖當專意于正統豈得盡絶于私恩故所繼主于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既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

喪服恩義別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理之正行于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于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濮王陛下之所生義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為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于人倫不可有貳故避父而稱親則是陛下明知稱父為決不可也既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下人以邪說惑陛下言親義非一不止謂父臣以謂取父義則與

稱父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疎遠卑㓜悉稱皇親加于所生深恐非當孝者以誠為本乃以疑似無正定之名黷于所尊體屬不恭義有大害稱之于仁廟乃有嚮背之嫌去之于濮王不損所生之重絶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親止為不加殊名無以别于臣列臣以為不然推所生之義則不臣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况當揆量事體别立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愆禮典言者皆欲以高

官大國加于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以為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為濮國太王如此則夐然殊號絕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為率借如既置嗣襲必伸祭告當曰姪嗣皇帝名敢昭告于皇伯父濮國太王自然在濮王極尊崇之道于仁皇無嫌貳之失天理人心誠為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為萬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字為疑此則不然蓋繫于濮國

下自于大統無嫌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别不已前者既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非繼進理不可奪勢不可遏事體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位日久海寓億兆涵被仁恩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聞以濮王為親含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之孝事仁宗皇帝格于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肯以不義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既復

稱親則仁廟不言自絶羣情洶懼異論喧囂夫王者之孝在乎得四海之歡心胡為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讟致濮王之靈不安于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為陛下開明此理在于神道不逺人情故先聖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皇在位濮王居藩陛下既為冡嗣復以親稱濮王則仁皇豈不震怒濮王豈不側懼是必君臣兄弟立致釁隙其視陛下當如何也神靈如在亦豈不然以此觀

之陛下雖加名稱濮王安肯當受伏願陛下深思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濮王之靈交驩于上皆當垂祐陛下享福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慰悅天下化德人倫自正大孝之名光于萬世矣夫姦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為身謀害義傷孝以陷陛下今既公論如此不無徊徨百計搜求務為巧飾欺罔聖聽枝梧言者徼冀得已尚圖自安正言未省而巧辯已至使陛下之心無由而悟伏乞將臣此章省覽數遍裁自宸衷無使姦人

與議其指心用意排拒人言隱迹藏形陰賛陛下者皆姦人也幸陛下察而辨之勿用其説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白天下不勝大願

論經筵事　　程頥

臣伏覩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傅一作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

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欽聖之資得于天禀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凡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人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讀習之暇游息之間時于內殿召見從容宴

語不獨漸磨道義至于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于此取進止

又論經筵事　　　　程頤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無復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侍祗

應宫人内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于上前要在侈麗之物不接于目淺俗之言不入于耳及乞擇内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進止

又論經筵事　　　程頤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攝莫敢

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茍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祗懼為首從古已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為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切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乃與義理為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

之心取進止

論開樂御宴　程頤

臣伏覩有司排備開樂御宴臣備員勸講職在以經義輔道人主事有害義不敢不言夫居喪用喪禮除喪用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為開樂張宴則是特為一喜慶之事失禮意害人情無大於此雖曰故事祖宗亦不盡行或以故而罷或因事而行臣愚竊恐祖宗之意亦未安故也自古太平日久則禮樂純備蓋講求損

益而漸至爾雖祖宗故事固有不可改者有當隨事損益者若以為皆不可改則是昔所未遑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朝廷之事更無損益之理得為是乎况先朝美事亦何嘗必行臣前日所言殿上講說是也故事未安則守而不敢臣前日所言冬至受表賀是也臣前後累進狂言未常得蒙采用而言之不已者蓋職之所當不敢曠廢伏望聖慈特賜聽納自中降㫖罷開樂宴直候因事而用于義為安

上太皇太后書　　程頤

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爲事于兹幾三十年矣當英宗朝暨神宗之初屢爲當塗者稱薦臣于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搜揚岩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

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為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已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為王民召而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擢置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切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

矣臣于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尚慮陛下貪賢樂善果于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覬詳察曰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狂妄無取則乞聽辭避草再上再命祇受是陛下不以為妄也臣于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朴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于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

可以照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效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甚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信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為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歴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于周公周公足為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為可必

信先王之道為可必行勿狃滯于近規勿遷惑于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常任至于綴衣虎賁以為知恤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薫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為人主就學所以涉書

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于如是則能文宮人可備勸講知書内侍可充輔道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為有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已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

所益幾何與周公輔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為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至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一作思慮偏好生于内衆口辯言鑠于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為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

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于舜而禹臯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為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毁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為慮豈不深遠也哉况冲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

間以盛暑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

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

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

初秋漸涼臣欲乞于內殿或後苑清凉處召見當日講

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

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

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道官

都不為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

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為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為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僚家子弟十歲以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當令二人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憚

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于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于視政時則可經筵講肆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遊其志得乎欲發于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

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殿迫狹講讀官内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況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為便春夏之際人氣烝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為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于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于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道之間事意

不少有當奏禀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别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它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道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材不欲使之閑爾又以為雖兼它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

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于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于上心若使營營于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説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為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道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

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道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
知朝廷以為重事不以為閒所也陛下擢臣于草野之
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所學上報聖
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于遺經不自度
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
將區區駕其說以示學者覬能傳于後世不虞天幸之
至得備講說于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
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下未

以臣言為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
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偽願從誅
殛臣愚不任懇悃惶懼待罪之至

宋文鑑卷五十八

宋文鑑卷五十九

宋　呂祖謙　編

奏疏

論農事

范祖禹

臣近蒙賜告暫至許昌竊見畿内已苦雨潦詢之村民皆云鄉村安静公私少事無吁召煩擾唯是年歲未得豐熟不旱則水民常艱食夏麥既薄或全不收秋苗雖

茂唯憂勞損臣竊惟陛下哀矜百姓賑恤鰥寡德澤所及可謂至厚然猶和氣未應陰陽隔并欲修政事以應之願陛下推其心而已矣夫天道不遠在君心所以感之人君愛民則天亦愛人君愛民者知其勞苦而恤其困窮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作無逸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又言商之逸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唯耽樂之從夫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勞人君不可以不知天生時而地生財自

一粒一縷以上皆出於民力然後人得而用人臣之祿受之於君故不可不報君人君之奉取之於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於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也甚勞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思其所從來則愛之而有不忍費財之心憂之而有不忍勞民之心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大生民之衆唯繫於一人之心君心靜則天下

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唯朝廷躬儉節用無所營為常恐煩百姓則天下安息先王豈能人人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修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被者廣矣臣願陛下當食則思天下有飢而不得食者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於每事莫不皆然唯推至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報應降豐年之祥使百姓皆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昭帝耕於鉤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書之蓋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成

王之意同也周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耕夫蠶婦置之殿庭欲見之而不忘國朝祖宗以來尤重農穡太宗嘗謂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憫春蠶既登并功紡績而繒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穗充其腹者不過䟽糲若風雨乖候稼穡不登將如之何真宗於内殿植稻麥臨觀種穫欲知田畝之勞至今遵之惟陛下深留意於農政而常以保惠小民為先則天下幸甚

論明堂　　范祖禹

臣伏見明堂大禮已在散齋恭惟仁宗皇帝若稽古典斷以聖意自皇祐二年始制明堂之禮先詔有司乘輿服御務從簡儉無枉勞費御撰樂曲舞名服靴袍崇政殿閱試雅樂如行禮之次又於禁中靴袍親書明堂及明堂之門二榜將近祀日霖雨不止仁宗禁中齋禱極於恭虔應禱開霽天日清潤風和氣協祀前之夕即罷警嚴仁宗每詣神座行禮畢鞠躬却行須盡褥位方改步移嚮以示肅恭之至又令侍臣徧諭獻官及進徹俎

豆悉安徐謹嚴無怠遽失恭質明禮畢比之他時行禮加數刻之緩御樓宣赦畢降詔中書門下止絶請託應内降恩澤及原減罪犯者不得施行仁宗欽崇禋祀布詔明德傳之萬世大略如此英宗神宗聖孝遵承皆極嚴敬今陛下嗣位五載再舉宗祀上帝顧饗神考配侑國之大事莫重於此惟陛下内盡誠敬法則祖宗則神天降祉羣生蒙福夫齋者所以致其精明之德孔子之所慎者齋齋必有專一精絜之誠乃可以交於神禮之

言齋曰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古之君子其齋三日必見其所祭者誠之至也夫惟致齋肅恭然後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曰皇天無親克敬惟親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夫皇天惟親至敬鬼神惟享至誠天人之交相去不遠惟誠與敬可以感通陛下躬行於上則百官有司莫敢不祗肅於下經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惟陛下恭虔祀事以教天下之孝使羣臣萬

國瞻望盛德休光臣不勝拳拳之愚

論立后上太皇太后　　范祖禹

臣伏奉詔旨皇帝納后六禮令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給舍與禮部太常寺官同共詳議臣竊伏思此國家大事萬世之始福祚所繫風化所先自古聖王重之今陛下宜先知者有四不可不慎也臣謹稽之上古參之後世為陛下悉數而詳言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所謂族姓者臣聞古之帝王所與為婚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王之後勲賢之裔不然則甥舅

之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盛大子孫蕃昌昔者黄帝娶于西陵之女是為嫘祖為黄帝正妃其子孫皆有天下五帝三王皆黄帝之後也高辛娶陳鋒氏之女是生帝堯虞舜娶帝堯之二女釐降于嬀汭遂有天下大禹娶於塗山是生夏啓天下歸之子孫享國四百七十餘年成湯娶于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之先祖后稷生于姜嫄世有賢妃太王娶太姜是生王季王季娶太任是生文王文王娶太姒其禮尤盛大

雅歌之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言文王之初有識天已生賢女為之配也又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自古昏禮未有如文王之盛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任太昊之後也太姒大禹之後也太姒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為顯諸侯周之子孫徧于天下太姒之德也詩人美文王之聖本由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

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之化自家及國以正天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美太任太姒也武王亦娶于姜是生成王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蓋由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女德者臣聞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繫焉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也有孽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末喜商之興也以有娀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紀詩書所載垂之後

世以為永鑒者也秦漢以後昏姻多不正無足取法惟
後漢顯宗明德馬后唐太宗文德長孫后憲宗懿安郭
后皆有后德出于勲賢之家其餘敗亂足以為戒而已
恭惟本朝太祖皇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歷世皆有
聖后內德之助自三代以後未有如本朝家法也皇帝
聖德明茂睿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女以佑皇家惟
陛下遠觀上古近鑒後世上思天地宗廟之奉下為萬
世子孫之計選卜窈窕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宮非有德

孰可以當之然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祖考察其家風參以庶事亦可知也昔漢之初大臣議欲立高帝子齊王皆曰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乃立代王是為文帝為漢之賢主亦由其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先所謂隆禮者臣聞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禮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教順成俗内外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

盛德又曰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孔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捨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歟哀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又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

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蓋深非之也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歟禮又曰玄冕齋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其可以不致敬乎又曰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今臣與衆官討論講議皆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不為過隆願陛下勿以疑為進言者必曰天子至尊無敵于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而荀卿有言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如此則是周公之典孔子之言皆

不可信而荀卿之言可信也臣謹按禮冠昏唯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來唯以士禮推而上之為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于士則一也臣竊聞親王宗室之間娶妻殊無齊體之禮敬而親之天下豈有獨尊而無偶配者哉至于鄙慝之禮或雜戎狄之俗或習委巷之風下自士族上流宮禁有涉於此者願陛下一切屏絕之以正基本以先天下故禮不可不隆所謂博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后上公逆

之諸侯主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夫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昔慈聖光獻之立也吕夷簡定其議故其詔曰覽上宰之敷言其策曰宗公鼎臣誦言於朝先是恭商陳氏女亦預選擇王曾宋綬皆以為言大臣繼有言者遂罷陳氏仁宗所以為聖者能從衆也進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言也天子以四海為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事亦無不當預之人且陛下用

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協天下人望況立皇后以母天下乎臣恐陛下一日降詔云立某氏為皇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難乎論議矣今陛下之所選擇莫若出其姓氏宣問大臣若聖志既定而衆議僉同則卜筮協從鬼神其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故議不可不博臣幸備勸講其職在以帝王之事裨益聖德故敢獻其所聞臣之愚誠惟中宮正位之後四海之内室家相慶則宗社之福也狂瞽之言惟陛下留聽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俟

罪之至

論聽政　范祖禹

臣等伏以天下不幸大行太皇太后登遐陛下號慕哀毁孝性天至在廷聞者無不摧隕今總攬庶政延見羣臣四方之民傾耳而聽拭目而視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嗚呼可不慎哉可不慎哉臣等久備講讀職在論思首當獻言

以助萬一陛下宜先誠意正心推廣聖孝發為德音行為仁政以慰答天下生民之望此在陛下加意而已非有所難也願陛下循其本而行之則其末可以無難昔周公以成王幼弱故位冢宰治天下七年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其功德至隆周公没成王追念其勲勞賜魯以天子禮樂使世世祀周公以為非此不足以稱周公之德也成王所以報周公如此故天下莫不歸心漢大將軍霍光尊立宣帝霍光既没宣帝亦葬以天子之禮帝始

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夫周公霍光皆人臣也有非常之功故成王宣帝皆報以非常之禮而況太皇太后英宗之配神宗之母陛下之祖母有大功於宗廟社稷有大德於億兆人民於陛下之恩與天地無極豈人臣之比哉然則今陛下所宜先者莫如報太皇太后之德也自仁宗以來三后臨朝皆有大功章獻明肅之於仁宗慈聖光獻之於英宗鞠育扶持勤勞艱難亦未得如太皇太后之於陛下也元豐之末神宗寢疾已不能

出號令陛下年始十歲太皇太后內定大策擁立陛下
儲位遂定陛下之有天下乃得之於太皇太后也聽政
之初詔令所下百姓無不歡呼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
家惟太皇太后未嘗有毫髮假借族人不惟族人而已
徐王魏王皆親子也以朝廷之故疎遠隔絶魏王病既
没然後一往太皇太后疾已革然後徐王得入進退羣
臣必從天下人望不以己意為喜怒賞罰故至公無私
之德雖匹夫匹婦之口亦能道之臨朝九年未嘗少自

娛樂焦勞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豈有他求哉凡皆為趙氏社稷宋室宗廟專心一意以保佑陛下也故身當其勞苦而使陛下享其安逸昔章獻明肅而親黨多僥倖濫恩仁宗既親幾不免釐革故小人不能無怨今太皇太后自臨朝以來左右請求一切拒絕內外肅然蓋以朝廷不可無紀綱故身當其怨而使陛下坐收肅清之功陛下如欲報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謹守之祖宗以來唯以德澤結百姓之心欲四海安靜

無事仁宗行之四十二年天下至今思之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然而仁宗聖性寛裕不忍拒人内降濫恩其後亦比比而有惟太皇太后嚴正至静不可干犯故能外斥逐姦邪以清朝廷内裁抑俵倖以肅宫禁九年之間終始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為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陛下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同聽政中

外臣民上書者以萬數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
因天下人心欲改故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
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陛
下與太皇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
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衆庶所欲同去者也太皇
太后豈有憎愛於其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耳惟
陛下清心照理辨察是非斥遠佞人深拒邪說有敢以
姦言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儆

羣慝則帖然無事矣陛下若稍入其語不正其罪則恐姦言邪說繼進不已萬一追報之禮小有不至此於太皇太后聖德無損而于陛下孝道有虧必大失天下之心陛下豈不見司馬光以公忠正直為天下所信服陛下與太皇太后用以為相海内之人無不欣悦光沒之日無不悲哀乃至茶坊酒肆之中亦事其畫像光所以得人心如此者為其能輔佐陛下與太皇太后功及天下也以光之功比之太皇太后止是萬分之一而百姓

思之如此而况太皇太后有天地之恩於陛下若聽小人讒説或追報有所不至或輕改其政事豈不大失天下人心乎人心離於下則天變見於上陛下雖欲為善以救之改過以補之亦無及矣孝者萬行之本本既不立則其餘何足觀焉夫小人之情非為朝廷之計亦非為先帝之事皆為其身之利也日夜伺候欲逞其憾者久矣太皇太后新棄天下陛下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時也不可不預防之此等既上悮先帝今又欲

復悞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臣等恭聞陛
下自太皇太后寢疾朝夕不離左右躬親藥膳衣不解
帶憂瘁泣涕形於顏色自遭變故以來哀慕毀瘠中外
具聞喪服之禮務從至隆又下詔發揚太皇太后盛德
推恩高氏此大孝之極也至親之際無所間然然而臣
等猶言及此者竊以小人衆多恐置陛下於有過之地
也如臣等所言雖萬萬無之然不敢不慮於未然或有
纖芥流聞於外則臣等上負陛下不先言之罪大矣不

勝憂國愛君之至惟陛下深留聖思

論宦官　范祖禹

臣聞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相去五百餘年如循一軌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而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東漢鄧后臨朝中官用事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順帝以後五侯專朝桓帝靈帝之時十常

侍擅天下子弟親黨割剥百姓毒流四海附之者寵及三族違之者滅及五宗大考黨獄夷戮天下名士於是黄巾賊起朝野崩離及袁紹誅宦官獻帝奔播困餓而曹操因之以篡漢唐自明皇使高力士决省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等皆因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于開元肅宗任李輔國末年寢疾輔國以兵刼遷明皇於西内殺張皇后及二王明皇以幽崩肅宗以駭沒貴為天子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由用輔

國一人而已代宗用程元振功臣畏讒吐蕃冦陷京師
播遷於陜德宗用宦官分領神策禁兵其後天子由其
所立唐室終以此亡憲宗服金丹躁忿為陳洪志所弑
敬宗為劉克明所弑文宗欲言憲宗之賊謀泄仇士良
殺四宰相及朝臣滅其族流血成渠朝廷半空文宗憂
憤以至于沒武宗以後皆由宦官所立僖宗呼田令孜
為父天下大亂黄巢賊起播遷於蜀又幸興元楊復恭
自稱定策國老呼昭宗為負心門生天子劉季述等廢

昭宗於東内韓全誨等刼昭宗幸鳳翔于是崔胤誅中官而朱全忠刼遷昭宗遂弑之因以篡唐觀漢唐亡國之禍其酷如此後之人主豈可不以為刻肌刻骨之戒哉太宗時王繼恩有平蜀之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書史不欲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懇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為賞太宗切責宰相等乃命學士別立宣政使之目以授繼恩布衣韓拱辰詣檢院上言繼恩功大賞薄太宗大怒以拱辰妖言

惑衆杖脊黥面配流崖州太宗可謂深鑒前古而塞禍亂之源矣英宗服藥任守忠往來間構兩宮致慈聖太后與英宗不相悅言者刻奏其罪貶蘄州安置盡逐其黨然後慈聖英宗母子如初宮省清肅熙寧元豐間內臣之中李憲王中正宋用臣三人者最為魁傑憲總兵熙河兼領三路中正總兵河東兼領四路其權勢震動內外自陝以西人不敢斥言憲名中正口勅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奔潰死亡最甚憲陳再舉之策以誘

夏賊致永樂陷没在熙河僭擬不法用臣興土木之役無時休息榷舟船置堆垛網市井之微利奪細民之衣食專事刻剥為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未足以謝萬姓朝廷止從寛典量加黜唯憲獨死中正用臣猶存陛下近召内臣十人續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帶御器械一人中外無不駭愕既而聞二人以執政言其有過先罷三人以合人繳詞頭且輟然前來指揮首違故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

既得入侍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故臣
敢極言之陛下與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外逐蔡確章
惇呂惠卿等及羣小人故朝廷肅清內逐李憲王中正
宋用臣等及羣小人故宮禁肅清內外皆無凶人故天
下安靜臣歷觀近古內外肅清未有如今日也祖宗法
度所以維持後世不可輕變陛下奈何先自壞之陛下
所以享南面之尊蒙已成之業四方萬里奔走而聽命
者以朝廷公正天下心服也陛下何不慎守法度規矩

增修德政使過於垂簾之時然後不失天下之望今未及進一賢行一善先驟用中官如此之盛四方聞之必以為政出宮掖無復綱紀如衰季之世豈不大失人心哉夫人心一失復欲收之甚難陛下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悅服四方竦動則他日所為有順流之易人心先信故也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憂疑四方解體他日雖有美意人已不信在前豈得便心服乎如此而望德業之光名譽之隆非臣之所知也今中官止是陛下左右給事

使令臣雖至愚亦知其必未有害政之事然欲治外者必先治内欲治遠者必先治近是以明王慎選左右士人堯舜畏之佞人孔子遠之恐其有損而不自覺也昔唐之時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士良以此固其權寵故能專恣二十餘年夫漢唐之事當今必無然以先帝天資英睿聖學高

明可謂不世出之主而内外為小人所悮外興師旅内興百役先帝未嘗享太平之樂終以憂勤損壽凡不便民之事皆羣小所為而使先帝受天下之謗臣常痛之故不顧陛下復近小人蓋以此也陛下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内臣指揮未到者別與差遣已入者復授外官則中外之人稱誦聖德萬口一辭以為至美乃可以解衆庶之惑洗陛下之謗此如反掌之易何難而不為哉自聞近臣兩次指揮以來外議洶洶皆云大臣不

能爭執陷陛下於過舉臺諫之臣又皆畏避中人莫敢一言但恐陛下未之知耳若使知之必不為也臣侍經筵八年日望一日歲望一歲期陛下為令德之主唯恐有纖毫之失故不避違拂聖意數進苦切之言陛下每留聽以臣愚直見知臣亦不量微力切以獻納自任令玆事體實繫朝政汚隆人情去就臣義均休戚榮辱不忍黙黙坐視敢冒萬死而獻其忠唯陛下裁察

宋文鑑卷五十九